

江湖黑话

熹葆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5

书 名：江湖黑话
作 者：熹 葆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青云谱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9
插 页：2 页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199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元

ISBN7—80579—070—1/I·54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江湖世界”是个黑话的世界：

江湖客是九流三教中的神秘群体。

作者煞费苦心，以“江湖客”身份，千方百计地跟踪采访了许多江湖客，用生动的实例，揭穿了所谓的“点穴”、“五雷掌”、“神打”、“遁功”、“仙丹妙药”、“巫术卜卦”等等千奇百怪的骗术骗局，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江湖黑话内幕，赞扬了真正的有正义感的江湖能人。并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展现了江湖客的变态心理和对爱情对金钱对生活的人生态度。

作品富于揭秘性、可读性和启迪性。



A、临到“风闭”们表演试手，就更奇了。

试手者站在河岸上，用郑金标吹过“法气”、“仙气”的手掌朝河对岸放牛孩子击去，相隔十多丈河面的放牛小孩竟被击倒在地。



B、我脱了背心，坐正身，心想：不让你靠近我，看你怎么制造“损伤”。

他端起药酒，腰功带一紧，顿脚、吼喝、亮掌，右掌凭空一推。奇怪！我左乳“期门穴”处，果然显出三个紫红色指印！



C、“记者”陈佬东好高兴！他不枉此千里之行，终于凭三寸不烂之舌，请动了气功与武功俱佳的“超人”——“武当佬”刘青山。



D、竹篮连沙子都盛不住还能盛水么？江湖客“理大脰”说：能！我可以当场表演！他拍打几下竹篮底，走到水盆边，将竹篮撇入水里。片刻后他拎着装了水的竹篮，卸鞋脱袜，将双脚放入篮内，洗起脚来。

目 录

第一部 十省江湖大聚会

- 一 黑话的妙用..... (1)
- 二 奇怪的“藏医”..... (5)
- 三 “活神仙”下凡..... (9)
- 四 黑吃黑..... (15)
- 五 空中卖打药..... (29)
- 六 “官”迷比武..... (37)
- 七 长辫子的凤阳姑..... (43)
- 八 威压十省江湖“好汉”的妇女主任..... (53)
- 九 “刘伯温”巧戏无品官..... (64)

第二部 《少林寺》带来的旋风

- 十 “少林和尚”..... (82)
- 十一 “黑话王国”的公主..... (88)
- 十二 赌棍保镖..... (98)
- 十三 海灯法师的“关门弟子”..... (108)
- 十四 神打、穴打和权打..... (115)
- 十五 跌打·药打·法打..... (125)

十六	神州气功团.....	(134)
----	------------	-------

第三部 赚钱的新招

十七	科学看相卜卦.....	(141)
十八	药引——金戒指、香、纸和早米.....	(147)
十九	专治白发.....	(159)
二十	专治性病.....	(170)
二十一	“放虎捉虎”新术.....	(179)

第四部 第二江湖

二十二	“气功门诊”.....	(193)
二十三	“点穴”不如“走穴”.....	(199)
二十四	“点穴”不如当“穴头”.....	(208)
二十五	打师不如“玩师”之一.....	(217)
二十六	打师不如“玩师”之二.....	(226)
二十七	非正宗黑话.....	(234)
二十八	糊涂“好汉”和浪女人.....	(244)

第五部 欲水横流

二十九	钱“癌”.....	(258)
三十	现代巫师.....	(268)
三十一	汗垢成了“仙丹妙药”.....	(271)

卷 末 语	(284)
-------------	-------

第一部 十省江湖大聚会

一 黑话的妙用

“先生，买卖好啊？这场挑汉，捞烂头不少吧？”

“混混啃罢了。请问相客贵姓？”

“免贵，姓汪。跑海人叫我‘长沙汪’。”

“哦！‘长沙汪’！我招子不亮，失敬了！早知您是份老买卖啦。来，抵星条吧！”

上面这番对话发生时间：农历一九八二年九月。地址：江西省向塘火车站小广场。

对话人神态一时三变：开初时，问者、答者均戒备而疑虑；继而双方表情平淡；末了，似如故人相见，亲热得很。

对话的内容：夹生夹熟，亦白亦文，也奇甚怪，一溜子谁也听不懂的话。

旁听者稍用些心，一定会认为这两人在搞秘密活动，对暗号接头。不过再进一步细想细分析，又不甚像。那两人对话，一不盼东顾西；二不找僻静无人之处；三是心不惊脸不红，竟大大咧咧地在大众广场之中，光天化日之下，你言我语，无所顾忌。

不过，只要看过香港金庸、梁羽生的几本武侠小说，回

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与座山鹏的对话，以及上面对话人之一刚才拉场子卖打药，就不难猜出，他们说的是江湖黑话。用常人用语译出，便知其内容：

“老师傅，生意好啊？这一场卖打药，赚到不少钱吧？”

“混碗饭吃罢了。请问同行朋友贵姓？”

“免贵，姓汪。跑江湖的人叫我‘长沙汪’。”

“哦！‘长沙汪’！我眼睛不亮，失敬了！早听人说您是位跑江湖的老手啦。来，抽根香烟吧！”

江湖黑话，是贬语。江湖客们嫌“黑话”太难听了，便给它取了个雅名——“春典”。

据我一些跑过江湖的师友说，整个中国古时只有一套“春典”，后随着改朝换代，长流久传，“春典”渐分为南北两支。南为“春”，北为“典”，习惯称为“南春北典”。虽然南北江湖黑话有所不同，但主要用语不变，原因很简单，“天下江湖是一家”，若分得太细太多，北人跑江南，南人跑北地，难免因“语言”不通，而不好凑热乎，不便做买卖，不能“万众一心”去教打、卖药、赚钞票。故而，传了数十代的“南春北典”，到解放前，又“合二为一”了。由于时代在变化，科学在发展，老的江湖黑话赋予了新的内容，近五十年又添了不少新黑话。如：“打电话”叫“挂线”，“火车”称“火轮子”，“流氓”叫“游魂”；再如：“骗人”为“设拖”，“公安人员”称“老派”，“轮船”叫“铁水划”……总之，时代在前进，“黑话”也在发展。这里还不包括江湖外的一些黑话。据说贼有黑话，卖淫者有黑话，甚至倒爷、官场上的私交易者、走私贩，均各有其独特的黑话，只不过用处不同，地域不同，黑话也不同。不如江湖客

黑话正宗、统一，且历史悠久。但黑话的妙用，后者远不如前者丰富，黑话中展开的故事，后者自愧不如前者精采、奇诡。限于篇幅，限于行文有序，笔者将在“黑话王国”追踪多年的轶事奇闻，披露一二，除了“哗众取宠”以博一笑外，还寄于苦心。这个中味道，读者自会品出。至于除江湖以外另层次的“黑话”，本文自会点到为止……

扯远了，再回头说广场上两位江湖客的表演吧。

解放后，由于这非孝子不传、非义徒不授的“春典”秘诀已流向社会，常叫老江湖客吃亏上当，故江湖王国中又增加了几个识别真假江湖客的考察项目，除照惯例丢几句黑话外，便把敬烟、请坐、拎包、数票子，甚至玩女人、拉屎撒尿的冷门黑话全用上。若对，便是自家兄弟，是“溜子”，可以同花钱、共喝酒、性命相托；若不对，便是偷来几句“春典”的“空子”，是外人，轻则不理睬，重则给几下惩罚。

看，刚才那两个对黑话的汉子，在嘻嘻哈哈客套中，使出看家辨人的“真家伙”——

卖打药的老头将胸前飘髻一抹，嘴里说着“抿星条”，牡丹香烟立刻从袋中跳出。他嘿嘿一笑，右手两指一夹，三指一分，两支香烟一前一后，直竖竖地立在五指并拢的手心里。

“长沙汪”一看，知对方用了个“五湖”手势，以抽烟取烟考察自己。他也干笑了一声，将手中提包放在老头的药摊角上，右手熟练地抽出后面第二支烟，四指挽出个小花，将烟叼在唇上；左手拇指微缩，四指箕张，成个“四海”势子，与对方凑成“五湖四海”。

若按以往，这几下子应付足可证明对方是“溜子”了。可今天非同寻常，双方都十分谨慎，你丢黑话盘我，我以黑礼考你，粘乎了十来分钟后，方释了疑心，立马成了热得烫人的“兄弟”。

“不知对老先生如何称法？府上何处？是仁义海（师传）还是父子海（祖传）？”“长沙汪”笑问道。

“敝地皖南圈子人。跑海人取了个笑号‘理大脰’（全假）。其实功夫不在祖传、师传，全看缘份义气上，尖钢（全真的）东西我也学了几手。时下世风日下，真的难吃香，‘理大脰’的反吃遍天下。吃政饭、商饭的尚如此，何况我们这些跑海的。只要能扳‘烂头’（钱），名儿我不计较。”

“老先生爽快人！这次你从皖南‘接地’（走）到此，莫非……”“长沙汪”嘎然刹话，扫了四周一眼，压低嗓门问：“会十省的相客（江湖客）么？”

老头儿并不作答，摸玩上衣第二个纽扣，点了点头。

“好，咱们同路耍！听同相（同行）兄弟说，有八年没有聚头了。这次可……小霸（对干部统称）来了！”

“喂！刚才是你卖狗皮膏药？有手续吗？哎！”一位身穿市管制服的年轻人走上来，两束狐疑和鄙视的目光直射“理大脰”。

“有，有。”

市管员接过证件一看，愣住了！

乖乖！证明上一颗“中国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大红印痕赫然醒目；旁边还加盖了安徽省、江西省、河北省、山东省卫生厅四颗大印。行医执照是河北省卫生厅颁发的，另附了七

八张一些地、县工商部门的收费收据。

手续一应俱全，印大、牌子硬！再加上“理大腥”那副老道仙骨之相，嘴又吐了几句中听的甜话，市管员客气地说了句“对不起！”便走了。

“嗨！你那‘朵子’（证明）够派头的！”“长沙汪”忍不住赞叹道。

“还不都是些‘拖’货（假证明）。要不，怎么叫我‘理大腥’呢！”老头得意地笑笑，“兄弟，今日初次见面，算你我无缘。刚才‘挑汉’（卖药）弄到‘折百烂’（四百元），我作东，找个‘窖口’（酒家）‘抿火山’（喝酒）。”

“哟——”“长沙王”舌头吐出老长，伸出四根指头说：“不到半个钟头就有这个数！唔，是得你作东！喝它几杯‘火山’（酒）。 ”

二 奇怪的“藏医”

这边两人收拾场子刚走，那边又来了一群穿藏族服装、佩藏刀、背花布袋的男女。这四男二女，口里叽哩咕噜说些常人听不懂的话，径直向出站口小广场走来。

“‘老相’（江湖老大），这‘圈子（城）里腥，去‘隔子’（山村）里再‘吊棚挑汉’（玩打卖药）吧。”

走在头里的年轻藏民回头对五十上下年纪的老藏民说。老藏民矜持地笑答：

“不干‘老杂’（杂技、耍拳），不‘吊武棚’（摆武场），凭‘拖新汉’（新的假药）弄‘烂头’（钱）快。没得‘甘

百烂’（一千元），弄几张‘火轮子汽轮子’（火车汽车）票的烂头（钱）也得。”

“师叔，‘扯帮吊棚’（合伙卖打药）还是‘撒星挑汉’（分开单独卖打药）？”团团脸的藏族姑娘将头一晃问道。耳朵上两个大银环荡个不住。

“‘撒星’！申时‘接地’（走路）！”

老藏民说完，这群穿得花花绿绿的男女各自走开。站前街一时热闹起来。

向塘镇虽说是南来北往、东行西驶的各次列车中转站，五湖四海、官民贵贱聚聚散散的闹热处，但西藏药师设摊卖药确实是件稀奇事！且不说那摆在破塑料布上的熊骨、虎舌、猴鞭、麝香和雪莲、还阳丹等奇草珍药，单凭藏医那花俏打扮，用不着钻砖头、砸石块、吹哨子、舞拳脚，早吸引了许多行人驻足看热闹。玩心重的小孩更是钻进钻出地笑叫喊闹，起了无形的捧场作用。

“老倌，买副壮身药泡酒吧？这是三百斤的老虎膝骨，那是六百斤重的熊架子；喏，藏红花、雪山莲，见过么？几千丈高的雪山开的莲。这莲长在老崖峭壁上，采药得准备好百丈长的吊绳呢！”

那含糊不清、似汉似藏的咕哩话，真有点神秘味儿。用不着亮“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旗，更用不着摆出“行医执照”、“身份证”、“介绍信”，凭一身藏衣，一口听不清的咕哩话，一把亮得骇人、镂花贴金的藏刀，以及那锯齿般的虎鞭、毛茸茸的整麝香，足使过客观众相信卖药的是雪山下来的藏医。

“喏，这位老叔要买！一副？两副？”老藏医瞅准手伸

进口袋的老头，笑哈哈地站了起来。

“这、这……”

“不信这麝、这骨？”老藏医麻利地抓了一只全麝香，拔出藏刀用刀尖一点，将麝袋凑到老头鼻前：“喏，你闻闻！”

老头狠力一吸，眼睛直眨巴，口中直叫：“哟，好香！好香！”

“你再看看这虎骨！”老藏医蹲下，手握小钢锉，刷刷地锉着虎骨。随之，他撮了些许粉末，投进盛满清水的茶杯内。刹那间，浮在水面上的虎骨末，扯出了许多红丝，歪歪扭扭地在水中拉长，沉底。

“是真虎骨！”老头眼睛亮了，探入口袋的手毫不犹豫地抓出一叠“大团结”递向藏医：“来，这是一百块，全买药！”

老头的举止感染了旁观者，你三十我五十地争着购药。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张张全落进藏医的衣袋里。

“‘老相风紧’（情况紧急）！赶快‘接地’（走）！”团脸的藏族姑娘神色惊慌地出现在药摊前，二话不说，弯身帮老藏医拾捡药摊。

还未等他们收拾好地上的树皮草根、猴骨熊架，两名工商管理干部已向这边走来。他们尚未接近，各自感到脚被什么绊了下，便一前一后仆倒地上。待他们爬起时，老藏医和藏族姑娘早消失在乱哄哄的人群中。

一刻钟后，在一家私人旅馆的单间里，这群藏人又露头了。不过，此时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壳，惶惶不安地听一位中年汉人训斥。

“什么时候了？只知道捞钱，钱、钱！要是误了九月初八的大聚会，今后看你们怎么混江湖！”

“这、这不是都来齐了么。”老藏医噤着嘴答。

“来齐？！哼！要不是哪路朋友暗中助了一脚，绊倒工商，不抓你才怪！”

“我们没露相，工商又能怎样？”团脸藏族姑娘轻声顶道。

“丁菊花，住嘴！”中年人狠瞪了她一眼，“你那川西口音，塞了大黄苏打片的牛骨头，早在南昌‘放腥’（出事）了！……你们愣什么，还不换装！”

刚才还是藏服装扮的江湖客，现在已变成各色人物：有西装革履打扮的；有穿港衫牛仔裤的，有戴眼镜穿制服的；还有粗布大褂的种田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各人还其本来口音，有川西人，有湘、粤方言，也有滇北、鄂南土语。这儿用不上黑话，有的只是关于钱、女人、假药、变戏法的赤裸裸交谈。这伙来自五个省的江湖客，十天前相互间还是陌生人，在株州中转站转车时，几句黑话，几式黑礼仪，便把他们结合得紧紧的。当然，主要是捞钱，按他们的话说：“捞烂头”的同一目的，把他们拧到一块。也因为一路上扮藏医捞不少“烂头”的妙策出自这四川来的中年人，这训斥人的四川汉便无形中成了这伙人的“舵头”（头目）。

“我要出去走走，看看各路朋友来了多少？你们把药整整，多制点虎骨，尤其是虎爪虎鞭这些亮牌货，等会我回来再商量启程的事。”

中年人走了。让我们再看看他们是怎么制造虎爪虎鞭吧！